



□宋说

影片结束,灯光亮起,随着缓缓出现的字幕,大部分观众自发鼓掌,感叹《八佰》确实是值得一看的精彩影片。还有一位观众站起大吼了一声,仿佛在心理和精神上,经历了一场长达2小时的郁结折磨,这声不吐不快的嘶吼,更为符合我心中的观后感。

《八佰》和以往的抗战题材的战争片有很大的不同,从观感来说,这是一场被直播的战争。天空中盘旋着飞艇,里面坐着各国观察员冷眼记录,对面是租界民众隔岸观战,四百余孤军四天四夜死守是为了告诉国人,中华不亡,孤军无败。为什么选择这场“必败之战”?从管虎曾说过的初心中可以窥见一二,“对于我们这代导演来讲,开始是这个人,结尾变成另一个人,这是一个好电影的前提。我们需要从一些普通的小人物着手,进入这场战争,描述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如何从一个畏缩怯懦的人变成一个英雄,这是我给自己的命题。”

《八佰》展现的是一场绝境之下属于普通人的群像,和让观众心怀颤抖的战争真实的模样。一边夜夜笙歌,一边血流成河,身在战争之中的人们,没有光环笼罩,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在战争面前都是寸步难行。欧豪、李晨、黄晓明、杜淳、张译、魏晨、俞灏明、王千源、姜武、刘晓庆……全员褪去各自身上个人化的标签,把自己淹没在角色之中。在被称做英雄之前,羊拐是挂念着老家父母的散兵,端午端起枪杆杀倭寇都是费力之举,老算盘留恋烟火人间的温暖,连基本的军人素养都没有……一个个群像灰头土脸,演出掉入泥淖里的平凡,每个人都沒有煽情动人的光辉,黑帮的成员“刀子”抱着电线冲桥的场面,平静、痛快、凌厉而悲壮,而他最终倒在桥头的惨烈感也没用更多的镜头去描写,包括陈树生身绑手榴弹自杀式攻击的小高潮,也没有演面部壮烈赴死的特写和多一句台词的煽情,感情渲染点到为止。

影片从始至终弥漫着悲情的基调,爆破手充当“人肉炸弹”排队坠楼,士兵们操着方言的呐喊,灯火通明下敌我双方正面对峙,子弹穿破窗户

户连带玻璃碴扎进面部,鲜血横流人肉护旗等场面确实能击中泪腺,但没有牺牲时泪眼模糊的壮烈嘶吼,和其

他人痛哭流涕的情感宣泄,观众的情绪始终不给个痛快的结果。导演管虎可能决意如此,不需要被击中含情脉脉的柔软痛点,要的就是于热血惨烈中,观众撞见普通的人用痛苦和毁灭,去展现生命光辉时的情感震慑。毕竟在真实的战争中“命如草芥”,伤感是来不及的,悲剧还在轮番上演,实在是顾不上对某一个人的怀念。

管虎展现的众生相中,不能只有谢晋元、山东兵那样的大无畏,也要有缩头缩尾、苟且偷生的人物。以欧豪等人饰演的散兵游勇为例,影片一开始就给了三人“反面”的刻画描写,老算盘趋利避害,贪生怕死,老铁满嘴大话,一枪未开倒是身负重伤,兵油子羊拐孝子柔情,牵挂父母,战争中人物的成长能够以他们作为代表。河南岸的观者是另一面,有唯利是图的市侩与商人、老老实本分的教授、平日里被人轻视的戏子等人,这些围观的看客从事不关己的冷漠到人人参与其中,是由浴血奋战的士兵导致对岸“观众”的立场发生转变,这种南北岸的变化,也让银幕前的观众感到一丝热血,仿佛沿着这个态势发展,这场战役必定会有绝地反击的时刻。但管虎没让观众情绪澎湃至此,影片立意就是一场绝望又悲情的抗争,一如所有真实的战场。

敢死小分队的情绪渲染也戛然而止。腮帮子被打穿的老铁,想去看外面世界的端午、临死还在好奇女人是什么滋味的羊拐,想靠着半本鬼谷子去盗墓的洛阳铲和被死亡逼迫着长大成人的小湖北,组成了这群人中的孤胆壮士。有观众认为,应该给这支小分队更多的镜头去激昂观者的情绪。但管虎偏不,结局的设计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全面撤退,敢死小分队走向敌军阵营也只留下了背影,观众期待的高光时刻基本为零。

管虎也并非心狠,煽情过瘾的片段没留足空间,众人马革裹尸为国捐躯,只有老算盘最终成了逃兵。逃兵看起来是可怜又可恨,这是反英雄主义的设置,在管虎力图表现战争中人的成长的命题里,这个环节显然不是重点。只是,在残酷的战争背景里,老算盘的逃跑是人性复杂的一种表达。

观《八佰》,观众就如同影片中的方记者,从开始在河对面的蓄力慨慨,到热血沸腾地跑到四行仓库中拍照记录历史,准备迎接胜利,但直到结尾残酷的战争场面在眼前划过,才意识到心中的那口气不是酣畅淋漓,而是悬而未决。



□师文静

《八佰》时长很足,人物众多,战争片的各类元素一网打尽,也延续了近些年来的战争题材影片的低姿态、平民视角。《八佰》的好看与它丰满的人物有关,与它占据很大比例的文戏有关。无论是形色各异的“战争观众”,还是影片想努力完成的不同个性军人的“人物弧光”,都成就了这部影片好看的文化部分。影片煽不煽情,会不会煽情,观众能否被吸引,能否产生情感震撼和共鸣,也都在这些看点上。

导演管虎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战争史上唯一带“观众”的战斗,那么作为军民中的“民”、战争组成部分的“观众”,一定是影片主线之外最容易出彩的地方。影片所呈现的血流成河的激烈战争场面、悲壮慷慨的民族大义情怀之外,丰富的、众生群像一般的“战争观众”占了文戏的重头戏,这些人物看似一笔带过、走过场,其实都是被精心设计,精心打磨的微小角色。他们被按照战争片常用人物高度提纯、概括,被捏成了创作者想要的样子,恰到好处地服务于电影的宏大主题。

管虎很会在电影中巧妙地设置空间感,四行仓库是导演设定的一个天然的舞台,苏州河对岸是“观众席”,对岸最认真“看戏”、最能产生沉浸式体验的观众是侯勇饰演的大军教授。教授代表着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战场”学校已经停课,他关注局势的最主要方式是站在自家阳台上对岸的战火。没了收入的他把金项链抛向募捐队伍,在最后撤离一战中,教授干脆拿出猎枪指向敌人,小角色身上全是爱国精神与忧患意识。

教授的太太是典型的上海女性,她不关心时局走势,平日生活中就是搓搓麻将,和邻居女人贫嘴。嘴上小家子气,但关键时刻未阻止教授拿起猎枪对着敌人开枪,她也只能默默流泪。这个角色代表的是大部分普通女性,很脆弱、随波逐流,但又不失勇气。

片中赌场老板蓉姐和小刀,以及戏台班子、黑帮,则是知识精英之外一批最懂情义的市井小民。一开始,戏台班子成员抱着“看戏”的心态看对岸,马精武饰演的班主则批评对方“别人都揪着心呢”。随着剧情的展开,这边打起残酷的攻防战,对岸的戏也从《走麦城》换成了《挑滑车》:“你看那前面黑洞洞……杀它个干干净净。”最后一夜的撤退,班主上阵击鼓助攻。《走麦城》《挑滑车》真的是影视作品常用的营造氛围的两段京剧。

刘晓庆扮演的蓉姐、李

九霄扮演的刀子也是一组充满想象力的组合。赌场老板和小弟的几句对白中充满故事,刀子送电话线赴死,蓉姐打开保险柜捐款,都已经合情合理。但镜头一转,扫到墙上的照片,观众才知道蓉姐是将领遗孀。之前她独自面向观众的迫切背影,有了深意。片中黑帮老大悬赏送电话线的戏,也让人想到黑帮抗战的一些剧。

这边是血肉模糊的男人战场,苏州河的另一面则出现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各类女性角色,除了蓉姐还有送旗的杨慧敏、活动家何香凝。乱世众生相中的另一个有看点的女性是徐嘉雯饰演的租界混血妓女Eva,影片中的“散兵”们对大上海的第一印象,就是在打开的仓库大门中,看到Eva在窗前歌唱。她代表着租界中歌舞升平的生活。Eva在影片中的镜头不多,但她迎着枪炮唱歌跳舞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在冰天雪地中排队捐出卖身款等,给观众印象深刻。片中的这些女性形象,让观众在感悟战争的残酷中看到勇气和美,象征着战争废墟中开出的勇敢之花,这也是很多战争影片中,常用的女性塑造手法。

《八佰》的“战争观众”没有一处闲笔,一些一闪而过的角色也有自身的用意,在灰暗的街道上,画面中跑过一个欢笑的红衣女孩。她和焦急的市民、战争的残酷格格不入,却是一种美好的意象,这个镜头可能是致敬《辛德勒的名单》。而那些端着咖啡观战、拿三小时结束战争做赌注,以及抢包子、兜售望远镜的各色人物,也是电影用极少的笔墨呈现的芸芸众生式的人物。

战争题材最终肯定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情感的力量一定来自影片的“煽情艺术”。有人说《八佰》中的文戏对情感的表达很克制,有的观众则看到了刻意的煽情。但不能否认的是通过分析苏州河对岸的一个个小角色,可以看出,影片在刻画人物,在“煽情艺术”上所下的功夫。这些高度提炼的人物无法一一展开描述,但又不可或缺,让故事更加饱满充沛,极大地丰富了这部影片的看点,增加了它的深度。观众在思考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影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虽然战争中的“普通人”“芸芸众生”已很难有全新的艺术形象的突破,《八佰》的优势就是高度凝练、高度概括,做了大量的戏剧化创作。这些隔岸的“战争观众”众生相的塑造极大地拓展了影视创作的艺术空间,更注重事件、人物所蕴含的影视美学内涵,让作品在战争主线之外更具有了理想化的观赏性。

八佰

中精心设计的『战争观众』



扫码看视频

